

羅耀威 由熱愛到傳承 中國舞推廣路猶長

由港英時期到回歸以後，聚集了一班中國舞愛好者的雅健社舞蹈團，見證了中國民族民間舞在香港的發展歷程。在舞蹈團的藝術總監、香港舞蹈聯會副主席羅耀威眼中，在這個國際大都市推廣中國舞是悠長的過程，不懈的堅持背後，是對中華民族文化難以割捨的熱情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

圖：洪嘉禧、雅健社舞蹈團提供



香港舞蹈聯會副主席羅耀威 洪嘉禧攝

羅耀威曾就讀於培僑中學，就很受中國文化影響。他回憶道，當時高年級的哥哥姐姐在操場上面搭枱表演，好不熱鬧。「當時就看了很多中國的舞蹈，孔雀舞啊，對我影響很大。高年級的學生有時也會教跳舞，我還記得，我第一次跳的雙人舞是《蝶戀花》。」那時香港還是英國殖民地，內地的舞團很少有機會來演出，只在60年代初期時，迎來了中國民間藝術團，令人印象深刻。「後來陝西省歌舞團、四川省歌舞團到深圳演出，我們愛國學校和團體就坐火車過去。過了羅湖，去到舊城區的深圳戲院。」

1981年，畢業後又當了13年老師的羅耀威得到機會到當時的北京民族學院學舞兩年，用他的話說，把眼界「從香港的彈丸之地，跳進有960萬平方公里，56個民族繁衍生息的遼闊土地。」求學的日子一點不輕鬆，「同學都很小，不像我，筋骨都硬了，上了幾堂課後就覺得不可能（走舞者這條路），沒有幼功呀。當時就知道我將來要走教舞這條路。」比起練舞的艱苦，思家之情更難熬。羅耀威記得，當時去北京時女兒剛一歲，時刻思念父親。而那個年代，電腦並不普及，他就想想打個電話回家，也要從中關村踩半個小時自行車到西單，更何況國際長途電話費也不便宜。「半年才見一次。」他說。但學習的日子仍然充實快樂，羅耀威就這樣與中國民族民間舞結下不解之緣。

感受民族心跳

對羅耀威來說，學習民族民間舞，是感受民族心跳。

「實際上，我們的民族民間舞很豐富，我正是因為學了民族民間舞才對少數民族的生活很關心。比如我跳它的舞蹈，有時感覺到民族的生命在跳動。舞蹈講節奏，比如朝鮮的舞蹈節奏是這樣，新疆的節奏又是那樣……好像一個民族的心臟的跳動。民族舞的生命力很強，對少數民族來說，舞蹈和他的生活很貼近。這種生命力首先感染了我，我再去感染我的學生。」

因為喜歡民族民間舞，羅耀威多次到少數民族地區採風。他曾坐過四日夜的車從北京去新疆；曾到過延邊朝鮮人聚居的地方；也曾跟著香港舞蹈聯會去過四川、雲南，體驗傣族的「趕擺節」，又或是碰上幾



羅耀威教授學員中國舞。受訪者提供

千人的聚會，大家一起跳舞。「民族舞有很強的自娛性。漢族的舞蹈，比如古典舞，很多是宮廷樂舞，表演成分多些，自娛性不是那麼高。少數民族老百姓跳舞則首先是自娛自樂，高興時跳起來，可以跳整晚，跳到天明都不會覺得累。」

民間力量推廣中國舞

從北京學成回來，羅耀威曾考入香港舞蹈團當過兩年專業舞者，之後迅速轉向，集中精力教舞，1983年，他成為雅健社舞蹈團的藝術總監，教中國舞一教就教了33年。

雅健社舞蹈組最初於1977年由一群中國舞蹈愛好者組成，於1996年正式註冊為雅健社舞蹈團。今年舞團已邁入第四十年，曾編創多個中國舞作品，演出足跡遍及全港。初時，舞團成員只有十多人，發展到今天，固定團員有二十多人，年齡從二十多歲到四五十歲都有。作為一個非專業的愛好者舞團，要在香港這麼一個商業社會持續經營，困難自然不少。羅耀威說，舞團能持續四十年，依靠的是團員對中國舞的熱愛及堅持。「一般人年輕的時候喜歡跳舞，到了拍拖或生小孩就會停下來，舞團能堅持下來很依賴骨幹團員。裡面好幾個我的學生，都是從中學學到現在，有些孩子都已經上大學了還在這裡跳。中國舞同其他舞種，培養興趣很難，留下來的人很少，但留下來的是真的對中國文化熱愛的。」



《春花秋實》舞蹈晚會演出照 吳煜攝 雅健社舞蹈團提供

5月底，舞團策劃了四十周年的紀念演出《春花秋實》，請來踏歌社、萬紫千紅藝術團、香江民族舞蹈團一起演出，更專門從雲南請來孔雀舞非物質文化傳承人旺臘登台表演。整個演出共十五段風情各異的民族舞蹈，光是各民族顏色鮮艷的服裝就看得人眼花繚亂。其實，整個演出的籌備，從編排到做服裝到製作紀念刊物，都由團員一手一腳完成，「雖然我們不是專業舞團，但希望舞蹈的質量、表演的效果都盡量向專業的靠。」羅耀威說，說說服裝，每一套都不含糊，都是精心挑選、製作，成本很高。團員表演完，都自己處理好服裝才能休息，也捨不得拿出去清洗，怕有損壞。而平時，團員會頻繁參加各種社區表演活動來補貼舞團經費。辛不辛苦？當然辛苦。值不值得？沒有人後悔。

香港中國舞發展的局限與希望

雅健社四十年，也見證了中國舞在香港的發展壯大。但如果只是靠民間力量來推廣，中國舞在香港可以走多遠呢？

羅耀威說，港英時期，中國舞多是愛國社團、學校、工會來組織，雖然有聲有色，但畢竟局限在圈子中，學校中也沒有專門教授中國舞的學科。「不同現在，學界的舞蹈比賽中中國舞是最多的，而且每年參加中國舞考級試的人都有四五千人。」

但社會對於中國舞的認知顯然有局限，「總覺得中國舞是不是就是拿着羽毛扇，或是拿着一塊巾揚下揚下？」羅耀威說，因為要參加比賽拿成績，學校對中國舞的教育普及了一些，會組織中小學生接觸中國舞。但是新的困境也由此產生，「很多時候是為了考



《春花秋實》舞蹈晚會演出照 吳煜攝 雅健社舞蹈團提供

文、圖：梁偉詩
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關一浩與梁偉詩輪流執筆，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。

鼓樓的夜晚時間匆匆——鄧樹榮與白光劇社的《安提戈涅》

2016年，香港劇場導演鄧樹榮與北京白光劇社，聯袂炮製經典希臘悲劇《安提戈涅》(Antigone)。5月，我就在北京看了這一齣《安提戈涅》。

年輕的北京白光劇社專門改編經典。2015年的創團大戲《戀人》、第二齣《Hedda Gabler》，到今年第三齣作品《安提戈涅》，皆以小劇場形態為創作核心，先後進駐國話先鋒劇場與鼓樓西劇場。《安提戈涅》所假座的鼓樓西劇場，屬三百人小劇場，正好與專研劇場工藝化、精緻化來重鑄經典的鄧樹榮形體劇場「藝暗暗通」。《Antigone》既為一齣傳統希臘悲劇，核心情節大家都耳熟能詳。女主角Antigone不顧國家禁令，冒死要讓兄長入土為安，甚至與建制展開對於國家倫、群己之間的種種辯論。鄧版《安提戈涅》，以「全女班」演繹這個「一介女流對抗父權社會」的故事，並嘗試在固有的「鄧樹榮劇場美學」、國內劇場觀賞和接受程度之間，找到平衡。

《安提戈涅》的開場，已相當鄧樹榮。嘶啞白噪音、暗紅色燈光等待着觀眾；六名女演員中，部分拿着厚重書本在舞台上閱讀，兩女最後再捧書進場。鳥鳴叫聲、鐘聲響起，她們就從當下穿越到Antigone的古希臘世界，成為經典中的各式人物。回到古希臘世界，鄧樹榮沿用《泰特斯2.0》開首的敘事手法。《安提戈涅》演員慢動作走罷「圓枱」，即一字排開、跪向觀眾輪番「說書」，陳述Antigone原是亂倫果子的身世背景(即俄狄浦斯王的故事)；也容讓Antigone這名女性抗爭者，在妹妹面前流暢自白——Antigone對於「雜種」身世的困惑、外在成規的取態、殞葬兄長的決心等等。此外，《安提戈涅》明顯保留傳統戲劇中「通過

對話交代心路歷程和行動」的若干「寫實戲劇」場口，再穿插「某些一兩個人物發瘋或衝突時，其餘四五名演員即時變身群眾式backdrop」的靈活處理，試圖用最精簡的演員數目、畫面構圖，營造出最大可能性的劇場組成。

「鄧樹榮劇場美學」的關鍵詞是簡約主義、形體劇場。簡約部分，在《安提戈涅》由許多虛化符號擔綱。包括Antigone兄長的死亡與安葬，均由從天而降的沙柱、慢慢掉下掩蓋倒放的木椅來達意；還有在《馬克白》已出現過的「鄧樹榮劇場簽名式」黑布蒙眼、口銜紅色長繩，分別象徵着走向死路與亡靈閃現的場景。而六女所塗上儼如石像或戲偶的白手白腳白臉孔造型，乃是一種將「說故事」提升到劇場「假定性」的必經之路，讓造型帶領觀眾進入虛擬的、人工設定的符號系統和劇場時空，甚至與東方戲劇的臉譜(如日本能劇的面具與中國傳統戲曲的大花臉)異曲同工。因此，六女那「富有現代意味」的及膝無袖裸色連身裙，配上石膏/石像化的人偶視覺，再加上八十年代的北京樓房天台的舞台設計，造就一次疑幻疑真的「假定性戲劇」，在古希臘劇場與當代劇場之間搭起一道魔幻的橋樑。

至於鄧樹榮在形體劇場上所研創出「前語言表達方法」，在《安提戈涅》主要被截取為一系列的慢動作，如眾女密議時弓着背、雙手張開向前行進；每每在劇情轉折位置與劇中人對事情抱有疑慮時，都用喉嚨發出渾濁的咆哮低



《安提戈涅》 梁偉詩攝

音。這都在在展示着在最減省語言的情況下，形體劇場完全可以通過形體動作的調劑張弛，帶動情節與現場情緒，形塑出戲劇張力。想當然的是，《安提戈涅》之於鄧樹榮的意義，也不盡然是首次古希臘悲劇的改編。很大程度上，更是作為一名香港客席導演，如何在有限時間(約五個星期的排練時間)、陌生的演員與創作夥伴、未知的觀眾群、自我的藝術取向之間，取得適度的步伐、進路。《安提戈涅》亦與去年為澳門藝術節擔任《菲爾德》客席導演的思路相類，鄧樹榮選擇處理相對不那麼複雜和宏大的文本，踏實地從事小劇場編作，進一步發掘形體劇場在大中華世界發表與發展的可能性。正如《安提戈涅》的宣傳語：「做我們認為應該做的事，我們每個人都是安提戈涅」。我們每個人都是安提戈涅，又或許，我們每個人都是Antigone的舅舅克瑞翁。縱然個別的條件都不一樣，可是，一己意志都不得不走進人間，接受世界的種種試煉和挑戰。鼓樓的夜晚時間匆匆，期待與《安提戈涅》維港再遇。

舞台映畫 重遇林奕華經典劇作

去年夏天，非常林奕華首次嘗試推出舞台映畫，將「四大名著」系列劇作放大螢幕，讓看過的觀眾得以重溫，錯過的觀眾藉由精美的拍攝影像補全遺憾。本月底，非常林奕華將再次推出四部經典作品的映畫，包括：《華麗上班族之生活與生存》、《命運建築師之遠大前程》、《紅娘的異想世界之在西廂》及《包法利夫人們——名媛的美麗與哀愁》。張艾嘉身兼主演和編劇，於香港三度公演、巡演場次達83場的《華麗上班族之生活與生存》，將於此次舞台映畫重映；李心潔一舉拿下「上海戲劇節壹戲劇大賞」最佳新人獎的《命運建築師之遠大前程》和劉若英獲得最佳女主角的《紅娘的異想世界之在西廂》，都成為是次放映的作品。不僅張姐飾演的張威、心潔的寶貝和奶茶的崔鶯鶯是經典中的經典之外，同時主演三部作品的王耀慶所飾演的大偉、小鬼和張生，鄭元暢的李想、楊祐寧的摩西和楊淇的琪琪，都教觀眾念念不忘。最為難得的是，觀眾將有機會重溫非常林奕華十年前的作品《包法利夫人們——名媛的美麗與哀愁》。正是從這部劇作開始，林奕華形成其劇場作品的簽名式——原創文本，以名著解構反映現實，戲劇形式走在前面，演員發揮團隊魅力……放映現場將販售即將絕版《舞台劇全紀錄：包法利夫人，是我》一書，書中完整記錄40天的創作秘辛、演出劇本、精彩絕倫的演後迴響。



演出資料：
《華麗上班族之生活與生存》
時間：7月29日 晚上7點30分
《命運建築師之遠大前程》
時間：7月30日 晚上7時30分
《紅娘的異想世界之在西廂》
時間：7月31日 晚上7時30分
《包法利夫人們——名媛的美麗與哀愁》
時間：7月31日 下午2時30分
地點：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